

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独特性

杨永春, 张媛媛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澳大利亚英语作为英语的重要变体之一, 具有许多的独特性, 体现出自身的特殊风貌。词汇在语言三要素中最敏感、最活跃, 它强烈呼应了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程。澳大利亚英语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幽默的民族特质, 具有澳大利亚独特的词汇特色和发音特征。结合上述特征, 采用例证为主的研究方法探讨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一些独特之处, 即专有名词的隽永, 讹体词和谚体词的诙谐, 派生词的粘附性和习语的独特性, 以证明语言的变异性离不开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关键词: 澳大利亚英语; 词汇特色; 独特性; 变异

中图分类号: H 3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5)03-0220-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5.03.005

Lexical Uniqueness in Australian English

Yang Yongchun, Zhang Yuany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vari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Australian English has its own special features. Its lexical items are the sensitive and most active elements among the components of language, with an inherent adhesion to social and cultural traits. Due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and humorous nature of Australians, some lexical items of Aussie English are tainted with the features that Australian landscape and society have, that is, well-meant endowment of lexical items with proper noun, humorousness of false and bantering words and phrases, adhesiveness of the derivatives and uniqueness of idiom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Keywords: Aussie English; features of lexical items; uniqueness; variation

一、澳大利亚英语研究综述

澳大利亚英语作为英语的重要变体之一, 具有许多与自身文化和历史所特有的涵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澳大利亚学者很早就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了澳大利亚英语的词

汇、语音和语体变异过程以及其社会功用等。例如 S·麦克伯尔尼 (Samuel McBurney) 早在 1889 年对澳大利亚英语语音进行了研究。A·米切尔 (A. Mitchell) 在 1946 年研究了澳大利亚语音的地域变异和社会语言变异。米切尔和德尔布里奇 (A. Mitchell & A. Delbridge) 在 1965 年对澳大利亚英语音位的研究中, 就提出了语言变体与社会参

收稿日期: 2014-05-03

作者简介: 杨永春 (1972-), 男, 副教授。研究方向: 澳大利亚文学。E-mail: yangyongchun3658@163.com

量相关联的概念,指出了澳大利亚英语中存在着“土音(Broad Accent)、通音(General Accent)和雅音(Cultivated Accent)”三种音位变体的情况,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参照对象。

国内研究澳大利亚英语肇始于改革开放后,1979年首批公派学者“九人帮”(Gang of Nine)中以胡壮麟等为代表人物的语言派对澳大利亚的语言学成果尤其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大力推介和研究,以胡文仲、黄源深和侯维瑞等为代表的文学派对于澳大利亚文学深入研究和译介。后又有留澳学者朱永生、张德禄等语言学学者和叶胜年、陈正发等文学学者将澳大利亚英语研究推向高潮。专门研究澳大利亚英语语音和词汇特征的学者也大量涌现。王国富等人在1992年编辑出版了《英汉澳大利亚语词典》^[1],系统归纳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词汇和短语。潘永樑1993年在《澳大利亚英语的特点》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英语的一般特征和自己的特色^[2]。另外,张煤^[3],张沉香^[4,5],陈正发^[6],姚剑鹏^[7]和范素琴^[8]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独具特色的澳大利亚英语语音、音位、词汇、语法、句法等从历时和共时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知网上有关“澳大利亚英语”的学术文章就高达208篇,可见这一课题在中国学者中受到极大的重视。

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发展和她的历史发展相呼应。例如,red shirt意思为“遭鞭打的脊背”,反映的是早期殖民主义时期流放犯被虐待的情况。澳大利亚人的座右铭“if it moves, shoot it, if it doesn't, chop it down”(好歹干掉它),就是开发丛林时的真实写照。“finders keepers, losers weepers”(谁找到归谁,谁丢了怪谁),反映了淘金时期的澳大利亚人的豁达和乐观。缓慢的生活节奏、慷慨的自然禀赋养成了澳大利亚人散漫悠闲的风格。“If you scratch my back, I'll scratch yours”(你帮我挠背,我帮你挠背),是丛林赶车人和放牧人相互帮助的真实反映。digger(澳新士兵)一词显示了屡次参加海外战争的澳洲士兵的形象,意为“在前线奋勇挖掘战壕的人”,简洁明了。

艰苦环境中的澳大利亚人磨砺了风趣幽默的天性,反映在语言中有大量的澳大利亚英语谚体和讹体。例如,Emma Chisit是“How Much Is It”(多少钱)的讹体,s. o. b是“spot of brilliance”(闪光点)的谚体。英语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吸纳力,作为英语变体的澳大利亚英语也不例外。大量移民的涌入丰富了澳大利亚英语的词汇,例如来自粤语的

Yum Cha(饮茶)意思为“小吃”,粤语“真金”dinkum意思为“真正的”,再加上fair dinkum起到强调作用,表示“千真万确”。淘金时期,广东去的侨民在金矿里面发现金子的时候便大声高叫dinkum(真金),由此澳大利亚人创造出了fair dinkum这个词语。例如澳大利亚人自我介绍会说“I am a fair dinkum Aussie, I am not kidding”(我千真万确是澳洲佬,绝无戏言)。同时澳大利亚英语也吸收了来自德语的Delicatessen(熟食),来自意大利语的macaroni(通心粉)等移民外来词。

所谓的“无主之地”上的主人土著人给澳大利亚英语增添了大量的地理名称和动植物名称的词汇。据考证,这样的词汇大约有220个左右^[10]。例如首都堪培拉Canberra土著语意思为“开会之地”,Kangaroo意思为“不知道”以及Koala为“不喝水”等等。笔者发现澳大利亚许多地名借用Kangaroo(袋鼠)一词的词尾命名,例如Wanneroo, Marangaroo等。新西兰人称谓自己为几维鸟Kiwi,澳大利亚人称谓自己就是Kangaroo,或者简化为roo。在澳大利亚早期的殖民历史、开发丛林的岁月,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淘金热以及两次大战等都在澳大利亚英语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例如,digger一词就从淘金时期的“伙计”演变成战争词汇“战士”。W. H. Downing在1919年出版了《澳大利亚方言》(Digger Dialects)一书,收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中流行的俚语,这本字典的名字表明digger一词指代全体澳大利亚人。

受到早期边疆开拓生活的影响,澳大利亚词汇中保留了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词汇,例如,squatter(占地农),selector(选地农),diggings(金矿),jackeroo(牧工)等等。此外还借用了美式英语的词汇、短语和俚语,例如,用bushranger代替outlaw(逃犯),用bush代替country(乡村),用paddocks代替field(圈地)等。还保留了一些不列颠英语中已经陈旧和过时的用法barrack(喝倒彩),tucker(食物)等^[10]。

本文结合上述特征,通过例证来探讨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一些独特之处,其中包括专有名词的隽永、讹体词和谚体词的诙谐、派生词的粘附性和习语的独特性等几个方面。

二、隽永的专有名词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名和地名都会对其语言影响

深远,例如汉语的“不到黄河心不死”、“说曹操曹操到”等。而在日语里则有“弘法も瓠の渇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弘法大师空海(公元774—835)是真言宗的开山祖师,日本古代著名书法家。澳大利亚历史虽然不长,但也是人杰地灵之地。孤悬地球南端的大陆气候为丰富澳大利亚英语的词汇提供了地理条件。有些专有名词组成的词汇或短语含义隽永,读来令人回味无穷,请见下面的举例。

Albany/Fremantle doctor 大热天吹起的快意凉风、解暑医生(奥尔巴尼为西澳南部沿海一城市,位于印度洋和南大洋交汇处;弗里曼特尔为西澳首府珀斯附近港市)

Bronzed Anzac 雄健的澳大利亚人(Anzac为一战中的澳新军团)

bet like the Watsons 下大赌注(华生兄弟为悉尼大赌棍)

Domain squatter 流浪汉(Domain为悉尼一街区)

further behind Walla Walla 处于不利地位(瓦拉瓦拉是一匹有名的溜蹄马,在似乎不可能的条件下获胜,于是就用它的名字造了这一短语)

jump off the Gap 自杀(the Gap为悉尼South Head附近的一悬崖名,常有人跳崖自杀,亦作go over the Gap)

Hawkesbury clock 笑翠鸟(Hawkesbury river为悉尼北部的一条重要河流)

on the billabong 失业(billabong为“死水潭”,事业像死水潭停滞不前)

Botany Bay barfly 醉汉(Botany Bay植物湾为第一个白人定居点)

bet London to a brick 坚信(把伦敦赌得剩一块砖)

before one can say Jack Robinson 说时迟,那时快(Jack Robinson是一位善变的绅士)

Jewish lightning 诈骗保险(犹太人会烧了工厂或房子,佯称闪电击中而诈骗保险)

have a Japanese bladder 尿频

dear John (给情人的) 绝情信(源出二战中前线士兵的女友寄给他们的绝情信)

Tom, Dick and Harry 张三、李四和王五

Johnny-come-lately 新来者(新近从英国来的农场工人)

lazy Susan 餐桌圆转盘(据传一名为Susan的

女侍懒于招待顾客一一添菜而发明此自助式转盘)

do a Melba 多次复出(梅尔巴为澳大利亚著名歌剧演员,多次宣布告别演出,后又多次演出)

marry-you-later 大麻(上瘾就会嫁给你)

When Noah was a boy = long long ago 很久以前(挪亚据圣经所言为人类始祖之一)

Sydney or bush 不成功,便完蛋(要么到大城市,要么到乡下)

三、诙谐嘲弄的讹体词和谑体词

“谑词”亦作“谑辞”,指戏笑的言辞、开玩笑的话。《朱子全书》卷三五:“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苦者。”在丛林和沙漠这样艰苦环境中的澳大利亚人磨砺出了风趣幽默的天性。澳大利亚人朴实、友善、直爽,有着戏谑式的韧性、宽阔的心胸和自然外露的乐观态度。开发丛林、淘金畜牧等都是力气活,所以男人们“往往比较沉默寡言,但会断断续续吐出一些幽默富于创造性的语言,喜欢自嘲、‘粗俗’,似乎越‘粗鲁’越亲热,客套反而显得生分”^[4]。上文中的s. o. b (son of bitch)可以说是spot of brilliance的谑体;就连英国英语中骂人的bastard在澳大利亚英语中可以戏谑为any person;暴民mob可以戏谑地指“一伙人”,土著作家马德鲁鲁就以Us Mob作为书名;bloody只是加强语气的词而已,全无英国英语的骂人的意味,一度成为澳大利亚“伟大的形容词”(the great adjective),例如abso-bloody-lutely。

澳大利亚人的说话方式也为这种戏谑词语的发展提供了温床。他们爱把大事说小,淡化别的民族认为要紧的事情。例如,某地区遭受暴风雨的袭击,他们会说having a spot of bad weather(当地天气不好);对发生严重问题,说是having a bit of bother(遇到一点麻烦)^[9]。

这样的戏谑的例子还有:

sawbones 外科医生(锯骨头的人)

penguin 修女(因为修女穿着黑白相间的修女服和企鹅羽毛一样)

Mermaid 衡器称量员(因为她/它们都有scale“鳞”或“秤”)

dead men 空酒瓶(因为dead men have no spirits)

lobster 英国兵(因为龙虾和士兵都穿红外套)

long jump /high jump 死刑

rainbow 激战后的前线士兵 (风雨过后见彩虹)
 lady waist 酒杯 (丰乳蜂腰)
 bear paw 锯子 (熊爪似锯子)
 woodpecker's day 认罪日 (磕头如啄木鸟)
 shoemaker's children 鞋匠的孩子没鞋穿
 betting with rubber band 输光 (只剩扎钱的橡皮筋)

in the grip of grape 嗜酒 (受控于葡萄酒)
 chained to the kitchen 被束缚 (围着锅台转)
 bull artist 牛皮大王 (artist 是骗子)
 meadow cake 牛粪 (对于青草来说,牛粪就像蛋糕一样)

cheat sheet 出勤单 (防作弊的单子)
 drop a bundle 分娩 (扔掉腹部的包袱)
 help oneself 顺手牵羊 (自助)

这些谚体词读来让人忍俊不禁,不能不感叹澳大利亚人的创新精神和达观的人生态度。这种自嘲的精神连对本国的国航公司 Qantas (Queensland and Northern Territory Airlines) 都不放过,澳大利亚人戏谑其为 Quaint Arse (奇怪的屁股)。而澳式敬礼 Aussie salute 实际上是“赶苍蝇”,Aurora Australis 不是“黎明女神光顾澳大利亚”,而是“南极光”,government man 并非“政府人员”,而是“囚犯”。

澳大利亚人见面打招呼“g'day, mate”就是由“good day, mate”讹化得来。上文提到的 Emma Chisit 是“How Much Is It”的讹体,听起来以为叫一个女孩的名字哩。Dinkum 就变成了 dinky-di 或 dinky,估计就是由粤语“真正的”讹化而来。this afternoon 省掉 [tə] 音节变成 this arvo,直至最后省掉 [ði] 音节,结合成 sarvo。千万别把 Gloria Soame 当成人名,是 glorious home 省掉澳大利亚人经常使用的弱爆音 [h] 后又与前面的 [s] 结合而来。months ago 前后连读就成了 Muncer go。“do you understand”在土著洋泾浜英语里就讹称为 savvy。“ow yer goin' mate orright?”就是“How are you going mate, tonight?”澳大利亚人叫自己为 Aussie,后来索性就讹称为 Oz 了 (可能是受了电影 *The Wizard of Oz* 《绿野仙踪》)的影响吧),体育赛事上,热衷运动的澳大利亚人为本国运动队加油就会高喊“Oz, Oz…”

四、灵活多样的派生词和习语

澳大利亚英语词汇中有大量的具有独特魅力的

派生词,显示了这个国家的年轻活力和富于包容的精神。

(1) N + land ……之地或……之国。Pommyland 英国,Alfland 澳大利亚,Enzederland/Pigland/Kiwiland 新西兰,cloud-cuckoo-land 乌托邦。

(2) N + merchant “爱……的人”或“迷于……的人”。speed merchant 爱开飞车的人,panic merchant 爱大惊小怪的人,gossip merchant 爱造谣的人。

(3) -ie 或 -o 表示昵称或戏称。这类词的粘着力很强,体现的是简洁和省力原则,同时也反映出澳大利亚人自由散漫的性格,这也是语音的同化和省略现象 (Assimilation and elision: 即说话时一个元音或一个音节的省略现象)。例如:boardie 冲浪者,chalkie 教师,cutie 俏妞,hostie 空姐,fibro 石棉瓦房子,garbo 垃圾工,golden oldie 风靡老歌,hottie 热水袋,reffo 难民,salvo 救世军,susso 失业救济 (sustenance payment),ethno 移民,prodgie 农产品商店 (produce store),frostie 冰镇啤酒,schizo 精神分裂症者。

(4) 据学者考证,“在讲话者与对方谈不上亲疏关系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英语称呼语也有特色。如在足球赛场上观众骂裁判,或在公路上行车时斥责犯规的司机,一般是一个词加上一个表示身体某一部分的词缀,如-face, -mouth, -head 等组成复合词,既有规律性,又有创造性”^[2]。

习语是文化的载体,含义深广,它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澳大利亚英语的习语反映了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传统。试比较表1中习语的英国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的表达,就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英语中习语的独特之处。

表1 英澳习语表达差异
 Tab.1 The difference of British-Australian English expressions

中文	英式习语	澳式习语
“一贫如洗”	poor as church mouse	poor as a bandicoot (袋狸)
“忙忙碌碌”	busy as a bee	busy as a billposter in a high wind
“误闯误撞”	as blind as bat	as blind as wombat (袋熊)
“多此一举”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	sell boomerang to the blacks

再看以下例子:

Dead as a dodo 完全死了 (渡渡鸟是已经消亡的鸟)

as the actress said to bishop 假正经,真勾引
(主教和女演员之间说不清的关系)

bald as bandicoot 光秃秃(袋鼠看上去毛发少)

dry as dingo tail 口干舌燥(澳洲野狗尾巴在沙漠里缺水)

get on like bushfire 进展迅速(丛林大火蔓延速度快)

work like a drover's dog 努力工作(牛佬的牧犬很卖命)

game as Ned Kelly 神勇果敢(内德凯利是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侠盗罗宾汉式的丛林大盗)

fight like Killkenny cats 两败俱伤(Killkenny cats 指两只格斗到只剩下尾巴的猫,喻指拼死相搏终至两败俱伤的格斗者, Killkenny 系爱尔兰一郡及其首府名)

strong as a mallee bull 体壮如牛(桉树林的牛膘满体肥)

as Australian as a meat pie 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人(正如肉馅馅饼一样货真价实)

五、结束语

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脉络和历史文化习俗。澳大利亚英语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深深地打上了澳大利亚烙印,具有澳大利亚独有的词汇特色和发音特征。年轻的澳大利亚在开发丛林、淘金热、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矿业大潮等方面都给其语言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澳式词汇和短语。相比于英美等英语国家,澳洲的地名和历史人名(如 Ned Kelly, Melba

等)造就了大批含义隽永的专有名字。性格风趣豁达的澳洲人民在语言交流中不拘一格,冷幽默信手拈来,这可以体现在诙谐的讹体词和谚体词当中,同时这也是对澳洲残酷的自然环境的自我解嘲。澳式习语表达了人们对于新大陆的接受,即使和英式习语意义相同,也要独树一帜,突出对于这里动植物的喜爱。通过上述论证本文试图说明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独特性离不开所处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 [1] 王国富, 尼尔·科特尼. 英汉澳大利亚语词典[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 [2] 潘永樑. 澳大利亚英语的特色[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3(1):1-7.
- [3] 张煤. 独具特色的澳大利亚英语[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5(3):26-29.
- [4] 张沉香. 澳大利亚英语的词汇特色[J]. 外语教学, 2006,27(2):16-19.
- [5] 张沉香.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澳大利亚英语[J]. 外语研究,2006(4):29-31.
- [6] 陈正发. 澳大利亚英语概观[J]. 外语教学,1996(1):81-85.
- [7] 姚剑鹏. 环境与澳大利亚英语词汇[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8):18-20.
- [8] 范素琴. 浅论澳大利亚英语[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5(4):102-103.
- [9] 赵家璠,方爱伦. 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10] 李常磊. 澳大利亚文化博览[M].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

(编辑:朱渭波)